

清宮秘聞錄

(本文插圖刊第140、141、142、143頁)

慈禧溥儀荒唐事

● 李遠榮

吃人奶羞死老太監

慈禧太后一日三餐，鷄鴨魚肉，山珍海味吃膩了，又變出新花樣要吃人奶。她令李蓮英到河北三河縣挑選來幾個年輕媳婦，個個要眉清目秀，乳房突出，身材勻稱。奶媽們在進慈禧寢宮之前，先要脫光衣服，淨身擦澡，經過驗看後給穿上一件露出乳頭的紅色緊身長袍，其他一概不准穿用，甚至連金戒子、手鐲之類的飾品也一概不准戴。奶媽進慈禧臥室後，雙膝跪在牀上的慈禧前，手托乳房說聲：「恭請太后受用。」然後把乳頭送進慈禧的嘴裏。每頓吃吃停停大約要半個小時才吃完。爲了讓奶媽能生好奶，每天讓她們吃鷄鴨魚肉，但是不准加鹽醬，據說吃了鹽醬奶就不好了。這樣一來奶媽吃這些肥膩的東西，就像吃藥一樣難以下咽了。

對慈禧吃人奶的事宮裏很多人都有議論，有位老太監看不慣，說了幾句話，不知怎麼傳到她耳裏，她馬上召來老太監，令他當着衆人雙手端着尿盆，硬把自己的糞便吃下去，當夜這位老太監就懷着滿腹的羞愧怨忿，自盡身亡了。

駐顏有術祕方曝光

在北京頤和園拂雲殿裏，懸掛着一幅慈禧太后的大畫像。畫面上的慈禧坐在一個寬大的御坐上，身穿綉着紫色牡丹花的黃色長袍，密綴許多明珠，披着一個有「壽」字花樣狀珠的披肩，頭戴一掛纓子。黑漆漆的頭髮梳向兩邊，一邊戴着玉蝴蝶，一邊插着鮮花，頭飾右方懸着八串明珠。手上戴着玉釧和玉護指，交叉放在膝蓋上。畫上慈禧的面容，廣額豐頤，長眉杏眼，像是四十年來歲的模樣。其實，畫這幅像時，慈禧已經六十九歲了。

這幅畫是美國女畫家卡爾在一九〇四年完成的，她在回美國後所寫的『慈禧寫照記』一書裏，這樣描述慈禧的外貌：「……但見人叢之中，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面帶笑容，是個非常漂亮和善的婦女。估計年齡不過四十上下，神情很好，十分可愛……太后身體的各個部份非常勻稱。漂亮的面容，柔嫩的雙手，苗條的身體，黑漆的頭髮，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子，眉目如畫，櫻桃小口，下頷雖闊，但不帶一絲頑強的態度

，耳官平整，牙齒整齊潔白，嫣然一笑，姿態橫生。加以明瑤滿身，珠翠盈頭，一幅纖細莊嚴的態度，非筆墨所能形容。」

另外，曾在慈禧身邊當過女官的德齡，在她的書中對慈禧的容貌也有過大體類似的記錄。這些描述中雖難免有溢美之詞，但還是可以說明慈禧是駐顏有術，頗講養生之道的女王。

慈禧的養生之道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項要點：

1. 注意生活規律：她每天早上六點起床，三餐飯必須定時開，每頓飯都要外出「溜灣兒」，每日午休一小會兒，晚上定時休息。
2. 積極對待生活：她執掌朝政四十八年，對事業一向採取積極進取態度，對軍政大事，事事留心，幾乎無一日輟朝。遇事拿得起，放得下。朝中盡管有十萬火急之事，下朝後一擲九霄雲外，該玩該樂從不受影響。閒暇時愛看戲、打牌、讀書，很少生悶氣，發火時找一處出出氣，一笑了之。
3. 喜愛戶外活動和一些輕微的勞動：慈禧每天都要外出，隔四五天到昆明湖西面的母莊去看

一次。她很喜歡養花，每年八月初都要去參加菊花移植，每天到湖西幫助分枝栽培，每天要去灌水，有時犧牲午睡時間去料理，九月菊花含苞，慈禧一定要親自修剪，她有一手看苞識花的絕活，屢試屢靈幾無差誤。

此外，慈禧平時常用珍珠粉擦面，每天由五個奶媽給她擠奶擦身。她臨睡前常喝一杯糖水，據說這樣可以睡得更安穩些。

慈禧睡覺時的枕頭稱「陰陽枕」，內裝有茶葉、菊花、決明子、桑葉、夏枯草、防風、鷄血藤、冰片、烏藥、草烏、桂枝、葛根等中藥，據說常用這種枕頭可明目、清火。

晚年慈禧常進一些補藥，主要為十全大補湯等。

屬羊得寵肖虎遭忌

慈禧當朝時，凡入宮覲見她的人，她首先要問生辰屬什麼的？如果回答說是屬雞、或屬羊的屬相，她就喜歡，差事也會給得好一些，賞錢也給得多。接着她就會問幾月幾日生，假如說是十月或者臘月生的，她就更高興了。如果說是四月、五月的，她就會顯得不高興，話也就談不下去了。慈禧本人是屬羊的，十月初十的生日，正是田野無草，羊沒有吃的時候。如果是四、五月生，屬羊的遍地是草，這個羊不是比慈禧的日子好過得多嗎？

如果回答說是屬虎的，二話不說，立刻就給撵出去！所以宮裏流傳一句話：「老虎最怕西太后」搞得很多人只得改換生辰，加入雞或羊的屬

相。

慈禧的迷信、多疑，晚年更甚。由於她和光緒在政見上的不合，因而對光緒極度仇恨，由此而株連其家族，有人說光緒的生父七王爺（奕環）墳上的風水之所以好，全仗一棵數百年的老銀杏，所以家裏出了天子。慈禧為此久久不快。一八九七年，竟然命人把西山妙高峯上七王墳旁，那棵合抱粗的古銀杏鋸倒，以泄心頭對光緒的憤恨。

以上種種言行，很多屬於「女人」所為，但是在評價慈禧時，恰恰很多人都忘記了，慈禧雖為一國之主，但同時也是一個女人。

末代皇后紅杏出牆

可能是出於「為尊者諱」的考慮，在眾多的有關末代皇帝溥儀的影視作品中，都沒有提及他曾有過一個「情敵」。而皇帝與「情敵」之間的瓜葛，却以喜劇收場，事頗有趣。

溥儀被日本扶為「滿洲國皇帝」後，皇后婉容更被冷落，吸煙酗酒、排遣悶愁，最後還鬧出了緋聞——與人私通致孕。早經喪失使后妃致孕能力的溥儀勃然大怒，「降旨」追查，查出奸夫是溥儀的兩個貼身侍衛李某和祁某。溥儀起初是要將這兩個色胆包天的侍衛「就地正法」的，但他的皇親、近臣都勸他：如果處死二人，反而證明皇帝戴綠帽是眞事，皇上面子更不好看，還是息事寧人為妙。溥儀果如所言，悄悄放走了李、祁二人，并各「賜」大洋四百元以爲「掩口費」，嚴令二人在外間不得提及此事，否則殺無赦？不

久後，祁某直接投靠日寇，當了漢奸，被槍決。

李某則一直安份守己，靠那四百塊大洋在北京過着安穩的生活。五十年代末的一天，已獲特赦的末代皇帝偶在北京街頭閒逛，突然，一張熟悉的臉龐進入他的視線內，那人嘴角上一道特別而明顯的疤痕，使溥儀確信此人就是二十五年前護「孤家」戴綠帽之人！不過，今非昔比，現在自己已從皇帝變成平民；而且年月消逝，「火氣」已減，沒有發作，只是下意識地跟着李某。不久，李某也發現有人跟踪他，一看，却是舊日的皇帝，「情敵」，登時驚慌，緊張起來。

倒是溥儀「大人有大量」，主動走了過去同李某握手說：「你還認得我嗎？」驚魂未定的李某登時舉止失措，囁囁嚅嚅地答稱：「認……認得，你……你是皇上……」

溥儀緊握着李某的手說：「往事已成過去，不要放在心上。」這時，李某才稍爲鬆弛，寒暄間，他告訴溥儀自己已在中醫院任職。溥儀顯得頗爲高興，表示有機會一定要到醫院去探訪他。李某當然不敢置信：當年的皇上、情敵，會屈駕前來探我？但是，四五日後，溥儀果然如約前來，在李某的帶領下，興致盎然地參觀了這間規模不大的中醫院。醫院內的職工知道來者竟是大名鼎鼎的「宣統皇帝」時，都咸表驚訝。

後來，溥儀還到過李某家中作客。得知李某妻患病、經濟拮据時，還送了數十元給李。兩年後，溥儀與李淑賢結婚，李某也前往祝賀一番。

中文老師攻擊洋人

莊士敦是宣統皇帝溥儀的外國老師，陳寶琛是溥儀的中國老師。莊、陳二位任在莊士敦初次進見溥儀，并大受這位遜位皇帝賞識時曾發生一場小小的爭鬥。

溥儀對莊士敦這樣一個會操漢語，熟悉漢學，又能够提供諸多異域知識、觀念和信息的外國老師的格外賞識，是十分自然的事，不好以此就認定莊的道德文章要高過陳一頭甚或幾頭。但是面對着溥儀對莊士敦的賞識，陳寶琛頓時妒意生於中而形於外，這就未免顯得有點兒太不能容人、太小家子氣了；特別是陳寶琛在妒意頓生以後主動發起進攻所採取的戰法，就更是讓人不敢恭維了。

陳寶琛的戰法是先考問莊士敦所喝的茶是什麼品種以及此種茶的歷史，這分明是以己之長攻人之短，頗類似今日有些考試中故意以偏題、怪題問難學生，有背於傳統的中庸和溫良恭儉讓這樣的國「粹」，不足為訓。但出乎陳寶琛的意料，莊士敦居然答出了所喝之茶乃「君山毛尖」，并對這種茶的歷史也是如數家珍，於是陳寶琛這位老夫子在冷笑幾聲之後又得意洋洋地宣稱：「如此說來，這君山毛尖的歷史比你們英國的歷史還要長了啊！」

末代狀元喜從天降

前不久，廣東清遠縣的有關部門將清朝最後一名榜眼朱汝珍的文物、史料整理保存，並且公開展覽。有關朱汝珍的史蹟也予以修葺一新。

朱汝珍本來是中了狀元的，只是因為獨裁者

慈禧太后的反常心態，才使得他無端端地失掉狀元頭銜，屈居次席。

明清兩朝，各地士子要通過曠日持久的各種地方考試，過五關斬六將地進入殿試，然後才有「名題金榜」的可能，殿試中皇帝親自主持，如果被錄取，即成為升官之階的進士，進士又分三甲（即等級）。第一甲中又分三個名次，即第一名的狀元，第二名的榜眼，第三名的探花。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清廷又舉行一次例行的殿試。這時，光緒皇帝實際上是一名「擺樣子」的廢帝，朝中一切政事都要由「垂簾」的慈禧太后說了算。「三年一大比，為國選英才」的大事就更非由她老人家「抓莊」不可了。

這一天，慈禧坐在御案前，審閱主考官們早已依次排列好的入選試卷。主考官們一致推定朱汝珍為一甲頭名的候選人。但慈禧一看到朱汝珍時，已經臉露不悅之色，因為她對廣東人具有一種異常的反感。從幫助光緒實行維新變革的康有為，到海內外奔走呼號要推翻大清皇朝的孫文等等「首逆」分子，統統都是廣東籍人士，這是慈禧「切齒難忘」的心病。於是，她一言不發地把朱汝珍的試卷扔過一邊，信手拈起第二份試卷，「劉春霖」三字進入她的視線！她轉怒為喜。因為「春霖」二字隱含「春風化雨，喜降甘霖」之意。再看劉的籍貫，是直隸肅寧。好！「肅穆，安寧」，這正是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慈禧日夜盼求的太平景象。這時，這位「女主」正在籌備他的七十大壽，劉春霖這吉祥的名字及其「好意頭」的籍貫，使她龍顏大悅！她毫不猶豫地把劉春霖

點為頭名狀元，朱汝珍降為次席。主考官們明知這是不公平的，但一個個都緘口不言，「遵旨謝恩」！

迫於形勢，清廷於翌年即宣佈廢除科舉考試制度；六年後，辛亥革命成功，徹底摧毀了封建帝制。於是清光緒三十年的這一科便成了我國歷史上最後的一次科舉考試，而劉春霖成了歷史上的最後一名狀元。

最後一太監孫耀庭

海內外影視界，最近不約而同地推出有關清朝崩潰下的宮廷歷史節目，許多大小太監，也出現在眼前。過去，太監給我們感覺的形象是卑躬屈膝，阿諛奉承，厚顏無恥，不免令人憎厭，然而，這些太監都有自己的血淚史，却是鮮為人知，踏入了宮門，就註定了悲慘的命運。而像李蓮英、張蘭德那樣受寵有權有勢的太監，是極少有的。

清朝最後一個太監，應是現年八十餘歲的孫耀庭了。他進宮的時間是在辛亥革命以後，當時他才十四歲，曾給瑾妃當過六、七年的司房，賜名春壽，以後又曾被選為婉容皇后及溥儀宮中當差，對皇宮、皇妃的奢侈吃喝玩樂享受生活，是親眼目睹的。直至溥儀被鹿鍾麟迫遷出故宮，他才脫離太監的生涯，當時年齡二十三、四歲。

滿清封建皇朝不因政權滅亡而拋失皇帝的尊嚴，皇室依靠宮廷內的無數珍寶及民國政府優待的經費，仍然過着皇帝的日子。孫耀庭有一次背地裏慨嘆溥儀保持貴族排場體面，恐「宮裏堆着

金山，也要耗光」，不料孫耀庭的話被溥儀聽見，於是溥儀兇狠地擰着他的耳朵怒喝下跪，而孫耀庭也確實嚇破了胆，生怕被處死，不斷磕頭求「萬歲爺饒命」。小太監在宮廷的地位是奴才，飽受欺凌辱罵，稍不如意尙要遭毒打，重則置於死地。由於末代皇帝動盪不安，太監屢被遣散，他們原本是終身以宮爲家，一旦被遣，大多滿腹酸辛淒苦，缺乏棲身之地。孫耀庭也曾哭着走出紫禁城。太監回到家鄉被看作是怪物，村人看不起，他們抬不起頭來，孫耀庭在故鄉河北靜海縣住不下去，想起北京有寺廟可容許太監安身，找到了興隆寺，當時已有四十多個太監兄弟，他得住持收留後，白天外出揀拾廢品及煤渣，賣了錢交給寺廟補貼。如今，這些末代皇朝遺下的太監已相繼去世，孫耀庭感慨萬分，自述宮廷事發表，想不到自己，孫耀庭——春壽，竟是最後結中國歷史太監之局的一個人。

李玉琴獲美滿歸宿

四十多年前，由於歷史的偶然，李玉琴這個名字和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連到了一起。一夜之間，這位飯館夥計的女兒，竟成了「滿洲帝國皇帝」的「福貴人」。而今，她已六十二歲了，當年的美麗容貌、瑩潔肌膚雖已不復存在，但其沉穩大方，從容儀態猶存。而對她過去的那段錦瑟年華的宮廷經歷，尤其同溥儀離婚之事却諱莫如深。她說：「咳，過去的事情真不願再去想。」只是由於日本女作家入江曜子要寫「李玉琴傳」，與李玉琴長談三次，每次都在五小時以上，才談

到了一些過去未提到的內情。

當有人問她與溥儀到底有無夫妻感情，她沉思了一會接着說：「若說一點感情沒有也是違心的，但那不是夫妻感情。我十六歲進宮，開始學習，直到後來正式成婚，溥儀從不把我當成大人，每次來到我房間時總是往床上一歪，對我說，小琴，給我唱一段，跳一個。他很喜欢我，我說什麼事要什麼東西他都答應。人都有感情，在一起時間長了，我自然也對他好。不過說不上什麼夫妻感情，溥儀生理有毛病，他不能生育。我和他在一起總像是兩輩人，我尊敬他，也很同情他。後來提出同他離婚，主要是出於政治上壓力和生活所迫，當然也有夫妻不協調的因素。」

李玉琴說：「在五十年代初，溥儀到蘇聯連個下落都沒有的時候，我爲了求得一條生路，在絕望中活下去，等待他有朝一日回來，我毅然離開溥儀家族，從天津步行千里投奔故土。當時身無分文，一路乞討，好不容易見到娘家親人。開始靠打毛衣幹零活謀生，後來政府幫助下安排了工作，以爲處境會好一些，誰知還是不得安生。人們把我當成古董一樣盯着，我當時心裏真是憤怒極了。但因爲多年封建禮教束縛，囿於「三從四德」，所以一直等待，盼望着溥儀。當我得知他下落以後，迫不及待地前往撫順監獄。然而我初次見到他後，心情難過極了：我心目中的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見到我以後，呆若木鷄，連句問候的話都沒有。儘管我滿腔熱忱，他却冷若冰霜。我發現他老了，也有些麻木不仁，精神也有點僵化了。他手裏拿着剛發的一包糖，

拈出一塊給我。我只想哭，爲了他，我受了那麼多苦和累，心靈深處受到那麼多打擊，真想和他敘說。可是他變了，他已經使我茫然無措。我問他什麼時候能出來，他只是搖頭。問看守所所長，得到的是生硬的回答：「不知道」。個別看守人員向我透露說，像溥儀這樣的犯人就想再見天日。在這種情況下，我再次絕望了，心灰意冷到了頂點。開始溥儀也同意我自找出路，可是當我真提出和他離婚時他又不同意了……」

不過，後來在有關部門支持下，他們還是離婚了。

離婚後的李玉琴不久同長春廣播電台服務部的技術員（現在是高級工程師）黃玉庚自由戀愛，結爲伉儷，於六十年代喜得一子，取名「可心」（現名「煥新」）。

現在，她和丈夫、兒子和兒媳婦李淑萍及小孫子住在一起，小孫子剛滿一歲，已開始蹣跚學步，頗逗人喜愛。

溥儀遺孀力爭版權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中級法院公開審理「我的前半生」一書的版權糾紛案，末代皇帝溥儀的遺孀李淑賢上公堂。

北京市朝陽區關廟醫院護士、六十五歲的李淑賢在起訴書中指出：「我的前半生」一書，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出版至今，書上只有署溥儀一人的姓名，從未署過李文達的姓名。一九八五年一月北京第十次重印發行「我的前半生」一書時，出版「說明」裏寫道：「這次重排仍是根據一九

六四年三月的版本，因為作者已於一九六七年逝世，不可能再修改。」據此，李淑賢認為：『我的前半生』的版權為溥儀一人所有。溥儀逝世後多年，原羣衆出版社文藝編輯部負責人李文達在社會上公開宣稱：『我的前半生』一書，李文達與溥儀是合作者，兩人應共享版權。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淑賢向法院提出訴訟，請法院確認自己是溥儀版權的唯一享有者，制止李文達對版權的侵犯，公開在報紙上道歉，并賠償一定損失。

大陸公安部對外聯絡辦公室離休幹部，七十二歲的李文達說，末代皇帝溥儀在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時，寫過一份自傳性的檢查材料，題為『我的前半生』。一九六〇年，羣衆出版社將此材料印成「灰皮本」，後徵得溥儀同意，指派社內當時任編輯的李文達幫助整理、修改。李文達認為，『我的前半生』初稿不過是一部悔罪書，并不是要出版的書。正式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是他們另起爐灶，并作大量調查、翻閱了不少史料，付出了很大的勞動寫成的，因而應享有一半的版權。

由於雙方各執己見，法庭調解難於進行。『我的前半生』版權應由溥儀獨享？還是溥儀與李文達共享？法庭尚未作出判決。

老宮女那恒香長壽

那恒香是我國目前僅存的、唯一健在的滿清王朝宮女，現年九十三歲。

那恒香係滿族人，父親曾在紫禁城裏任雜役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慈禧下令選宮女，那父「近水樓台」，將女兒送進宮中，結果中選，成爲慈禧的「站班」宮女。這一年，她剛滿八周歲。

她回憶道：「我這個名字是慈禧太后親自給我的，那時，太后問我什麼名字，我說我只有乳名。太后又問我父親叫什麼，我說叫那恒香。太后馬上說，你也叫那恒香吧，跟父親同一個名字就是好！」這「賜名」之舉，於這位稚齡宮女是一種榮耀。但我們却從中可以窺見慈禧此人的愚昧和霸道——強迫別人父女同名，還說「就是好」呢。

所謂「站班」宮女，其專門工作就是整天「陪站」，一動不動、不苟言笑地站在慈禧身旁，不必做任何動作。這項差使，聽起來很清閑，但個中苦處，實在是不足爲外人道者。

那恒香「心有餘悸」地憶述：「站班宮女自朝至晚，在太后身邊都要裝出天真的笑容和一副

討人喜愛的樣子，不能開口說話。那種孤寂、無聊的勁兒真是太難受了，就像做一個木頭人那樣；我們是木頭人，對着太后也像個木頭人，她整天緊閉着臉，怪嚇人的！只有進膳時，她的臉皮才有一點鬆動的感覺。每天只有她在衆多的宮內人等的隨侍下到頤和園去散心時，我們這些「站班」才可以活動一下麻木了的四肢……這雖然是一件苦差，但每月有三兩銀子的薪俸。如果我不是滿族人，父親又不在宮裏工作，還找不到這種差事呢！」

那恒香在慈禧身邊「站」了整整三年，於十一歲那年離開大內回家，三年的私蓄是五十兩白銀。十九歲時，她由媒人介紹，嫁給一個比她大三十歲的河南人，沒有生育，不久後便成了寡婦。

六十年代初，她在河南孤零無依。她在廣州工作的胞兄那文英將她接到廣州定居，後來進了廣州市老人院。現在正在那裏安度晚年。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玖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